

第一章 眾星捧月喬小九

「舒兒！妳又跟妳七哥胡鬧了！」

主座上滿頭白髮的老人緊握著手中的龍頭拐杖，重重的在地上敲了幾下，發出悶悶的聲響。

地上跪著的女孩一雙大大的眼睛黑亮亮的，可憐巴巴地看著橫眉豎眼的老太太，「祖母，舒兒膝蓋疼……」

正發著火的喬老夫人沈氏盯著地上那個玉雪可人、杏眸盈盈帶著水光的小孫女，凌厲的目光閃了閃，本來想好好教訓教訓喬舒的心瞬間軟了下來。

一旁立著的一幫子人見喬老夫人態度軟和了一些，登時七嘴八舌勸起來。

「小九年紀小不懂事，母親就再饒她一次吧。」連朝服都沒來得及脫的喬家大老爺喬廣乾遞給她一杯茶，笑咪咪地勸道。

「大伯父說得對，小九年紀小，再說她也知道錯了。」喬家老三喬沅望對喬舒使了個眼色，「小九，快說妳知道錯了！」

「祖母，舒兒知道錯了。」喬舒淚汪汪地揉了揉膝蓋，一雙眸子濕漉漉的，巴巴地望著喬老夫人。

一邊跪著的喬家老七喬沅韶眼睜睜地看著伯父伯母孀孀、哥哥弟弟們替小九求情，深深覺得自己是撿來的。

他心思複雜地沉默了半晌，眼瞧著他們挨個勸了一輪，也跟著張了張嘴，「祖母就饒了小九吧，都是我的錯……」

喬老夫人正被一大家子人勸得暈頭轉向，喬沅韶甫一開口，她突然就想起來喬舒今兒犯了什麼錯。

她帶著她七哥把趙侍郎的幼子當街一頓胖揍不說，還給趙家去信說什麼他們當爹娘的沒教育好孩子，她喬舒代勞了，這不是埋汰人家嗎！

喬老夫人想到這兒頓時氣不打一處來，都是因為她過於疼愛這唯一的孫女，以至於喬舒養成了這麼個無法無天的性子。

「知道錯了？」喬老夫人閉著眼，緩緩說道。

「是，舒兒知道錯了。」小姑娘語氣誠懇，其實心裡才不這麼想。

「下次還打不打人了？」

「呃……」喬舒猶豫了一下，像這種強搶民女的無賴她恨不得見一次打一次，可是膝蓋處傳來的酸脹感讓她不得不暫時低頭，「不打了。」

打了再跪嘛！喬舒心裡補了一句，小拳頭捏得咯吱作響。

她只要一想到那個趙無賴拽著那位姑娘當街輕薄，還命人打人家老祖父的場景就氣得直咬牙。

喬老夫人慢悠悠睜開眼睛，看著捏著小拳頭、氣得小臉兒通紅的小孫女差點沒憋住，但好不容易才繼續板著臉，「祖母不是不讓妳打人，遇見不平之事妳氣不過教訓一頓未嘗不可，這說明妳是個心地善良的好孩子。再說，咱們家的地位擺在這兒，誰也不敢把妳怎麼樣。」

「那祖母為何生氣？」喬舒聲音軟軟的。

「妳說妳，打都打完了還派人去送什麼信，趙侍郎與妳二哥同屬吏部，還是同級，妳這麼做讓那些一直盯著咱們家的有心之人怎麼想？再者說，官場之事瞬息萬變，趙海現在只是個吏部侍郎，可保不齊哪天就步步高升，妳得罪人不能把人得罪死了啊！」

「趙家有那麼個敗家子，氣運早就盡了，皇上是念著趙老大人的面子才留著他兒子吏部侍郎的官位。」喬家老五喬沅羲撇著嘴，「況且在有心人眼裡咱們就是吃隻燒雞他們都能覺得喬家想發展畜牧，小九只是單純的路見不平……」

「閉嘴！就是因為你們這麼寵著，舒兒才越來越無法無天，趕明兒她要是看皇上不順眼去捋一把老虎鬚子，我看你們哭不哭！」喬老夫人抄起拐杖衝著兒子兒媳孫子們揚了揚，舞得虎虎生風。

一旁立著的人紛紛低下頭，眼觀鼻鼻觀心，老夫人您寵得可比我們厲害多了……喬老夫人嚇唬完他們，轉頭對著喬舒扔下一句話，「跪到用晚膳。」

喬舒扁了扁嘴，知道已經成了定局便不再吭聲，一雙小手揉著酸痛的膝蓋，整個人看起來都透著可憐。

喬老夫人瞧了心疼，偏過頭閉上眼睛，狠了狠心沒讓她起來，「給她個墊子。」

一旁的丫鬟聽了連忙拿出早就準備好的軟墊遞了過去。

喬老夫人聽到動靜連忙睜開眼睛看了看那湘妃色的墊子，瞅了半晌很是不樂意地道：「太薄了，再拿個厚的過來。」

喬家眾人看著那個足足有兩寸厚的湘妃色墊子有些無語，再厚就長痲子了！

喬舒和喬沅韶苦哈哈地跪了將近兩個時辰，總算是熬到了晚膳的時候。

喬沅韶自小皮慣了，跪上個把時辰是小菜一碟，可是喬舒不一樣。

喬舒是鎮遠侯府四代以來唯一的女孩兒，從小就過著眾星捧月的生活，被所有人嬌慣著長大，別說是跪著，就是讓蚊子叮一口都夠喬老夫人心疼好一陣兒，這兩個時辰對她來說就跟重刑犯上夾板一樣。

她哆嗦著兩條腿費勁地讓丫鬟扶起身，皺著小臉兒都要哭了，「七哥！祖母也忒狠了點兒……」

喬沅韶看著可憐巴巴的小妹咬了咬牙，「都怪趙簡俞那個混帳，他不惹事妳也不用受罰，幹壞事還不偷偷摸摸的，這人不是有病嗎？」

門外正要掀簾子進來的喬沅修聽見皺了皺眉，他輕輕咳了一聲，「你是怎麼當哥哥的，哪能這麼教小九？趕緊滾回去給我抄書！」

他語氣嚴厲，面上一絲表情都沒有，看著喬沅韶的眼神就跟他欠了自己銀子似的。喬沅韶作為喬家這一輩最有讀書天賦的孩子，自小跟著這位大齊出了名的少年狀元讀書，他誰都不怕就怕大哥，實在是大哥磋磨人的法子太不人道了。

喬沅修淡淡地掃了一眼安靜如雞的喬沅韶，冷哼一聲，目光轉向喬舒的同時換了個表情，語氣也軟了下來，「小九別聽妳七哥胡說，下次見了這種無賴還得教訓，妳要是怕受罰就套了麻袋再打，记住了啊。」

「記住了大哥。」喬舒揉著膝蓋，感覺腿好像不是自己的了。
喬沅韶在一旁習以為常地撇了撇嘴巴，就說大哥一肚子壞水。
「老夫人喚您過去呢！」喬老夫人身邊的大丫鬟映晴掀了簾子進來，還不忘往旁邊招呼一聲，「還不快扶著妳們小姐！」
兩個丫鬟應聲走了進來，一左一右扶住了喬舒。
「大哥七哥，我先去祖母那兒了。」喬舒想了想有點兒不放心，拉了拉喬沅修的袖子軟軟地求著情，「大哥別為難七哥，是我讓他揍那個無賴的。」
喬沅修應了一聲，「小九放心。」
喬舒點點頭，由丫鬟攙著往正屋去了。
喬沅韶瞥了一眼自家大哥晦暗不明的臉色，知道自己死定了……

景康院。

「祖母！」喬舒看著坐在床上擺弄著佛珠手串的喬老夫人笑咪咪地喚了一聲，一雙圓溜溜的眼睛笑得彎彎的。
喬老夫人原本還板著臉想再數落她幾句，可好不容易硬下來的心腸一見著白白淨淨、笑的跟福娃娃似的小孫女就軟得一塌糊塗。
她見喬舒被人攙著，費力巴拉地坐到自己身邊，連忙伸手把小孫女攬在懷裡，捏了捏喬舒的小鼻子，惡狠狠地道：「下次還惹不惹禍了？」
喬舒在祖母懷裡拚命躲著，咯咯笑了半天，「哎呀祖母，我都多大了您還把我當成小孩子逗弄，舒兒不惹禍了就是。」
喬老夫人收回手，拿起一邊早就準備好的藥膏替她上藥。
喬舒很有眼力見兒地提起裙子，一雙白淨的小腿露了出來，白皙的肌膚和膝蓋上的青青紫紫形成鮮明的對比，讓人看著觸目驚心。
屋裡的丫鬟婆子見了頓時倒吸一口涼氣，老夫人可有得心疼了！
果然，喬老夫人看著喬舒膝蓋處一片淤痕，佈滿皺紋的手微微發抖，腸子都悔青了。
「我可憐的舒兒啊！妳說說妳，下次打人套個麻袋不成嗎？再不濟也趁著沒人的時候啊！」她抹了一把眼淚，跟哄嬰兒似的咿呀軟語，「上了藥就不疼了，舒兒乖，祖母給妳吹吹……」
喬老夫人一邊塗著藥膏，一邊輕輕吹著，那動作要多小心就有多小心，彷彿手下的喬舒是個瓷娃娃。
喬舒只覺得腿上一陣清涼，酸脹的痛感一下子就淡了不少。
「祖母您別哭呀，舒兒不疼。」她看著祖母花白的頭髮鼻子一酸，覺得自己實在是懂不懂事。
下次她還是聽祖母的吧，套上麻袋再打。
喬老夫人給喬舒的兩個膝蓋塗上了厚厚的藥膏，轉頭吩咐道：「擺飯吧。」
「今天晚上是不是有松鼠鱖魚？」喬舒伸出粉紅的小舌頭舔了舔嘴唇。

祖母這兒的松鼠鱖魚做得最好了，鮮嫩酥香、酸甜適中，比宮宴上的好吃多了！

「有，什麼都有。」喬老夫人笑呵呵地點了點她的小鼻尖兒，看著小孫女饞貓兒似的模樣，喜歡的恨不得將她摟在懷裡揉兩下。

她摸著喬舒烏黑順滑的頭髮有些感慨，原本還沒個枕頭大的小人兒一晃就長大了……好好的白菜也不知道會便宜誰家臭小子！

待用完晚膳，喬舒陪著祖母喝了一碗杏仁露，她瞧著時辰差不多了，十分熟練地脫了鞋襪上床，很是大方地往裡挪了挪，「祖母，舒兒想跟您睡！」

「去去去，回妳自己院子去，多大的人了也不嫌害臊！」喬老夫人嘴上嫌棄，心裡卻是歡喜得很。

喬舒歎了口氣，可憐巴巴地看著祖母，杏眸沁著水，巴掌大的小臉兒寫滿了楚楚可憐，「腿疼，走不了。」

「真是個冤家！」喬老夫人笑罵道，臉上的皺紋都舒展開來，「告訴侯爺，讓他在書房對付一宿吧。」

喬舒目的達成，在心裡吐了吐舌頭，祖父，舒兒明兒給您買點心吃，您千萬別生氣！

喬老夫人給喬舒用的藥膏是太皇太后賜的軟玉膏，這藥膏極其珍貴，連宮中的娘娘們都鮮少能見上一見，也就是太皇太后知道喬舒是個皮猴兒，上房下湖無所不能，恐她磕著碰著讓自己的老姊妹心疼，這才送了兩罐兒過來，沒想到也就兩月的功夫，藥都用沒一大半了。

喬舒神清氣爽地活動活動手腳，膝蓋處的酸脹感早就退去了，只是還有些疼痛，她摸了摸膝蓋，心情很好。

太皇太后娘娘的藥膏就是管用！

她哼著小曲兒溜達著回了自己的院子，剛進門只覺得眼睛一花，一個身著秋香色衣裙的中年美婦人就撲上來把自己牢牢抱在懷裡。

「我的舒兒啊！可心疼死娘了！」

「娘，您怎麼這麼早就回來了？不是說去給爹爹和哥哥祈福了嗎？」喬舒拉著娘親坐下，笑咪咪地給她揉著肩，「娘辛苦了。」

「聽說妳受罰，我這心就跟燙熟了似的，哪還有心思管妳爹，快讓娘看看傷著哪兒了！」喬三夫人蘇氏抹了一把眼淚，連忙把喬舒拉到跟前上上下下仔仔細細地打量了一遍，見她面色紅潤、神清氣爽的，這才鬆了一口氣。

「娘，祖母就是罰我跪兩個時辰，又沒上家法……」喬舒話還沒說完就見娘親兩眼一閉，面色慘白地往後倒了過去，驚得直呼，「娘！娘您怎麼了？別嚇唬我呀！」一直在蘇氏身後立著的大丫鬟寄杏眼疾手快地扶住了她，動作熟練地掐著蘇氏的人中，不過片刻，人就悠悠轉醒。

「小姐不必擔心，夫人就是一口氣沒上來暈了過去，休息一會兒就好了。」寄杏十分冷靜地道。

喬舒見娘親醒了這才放下心來，「娘，您快嚇死我了！」

「明明是妳要嚇死我！妳從小到大家裡哪個不是把妳捧在手心裡呵著護著，冷不丁讓妳跪兩個時辰是要我的命啊！」蘇氏捂著胸口哭了一陣，半晌才緩過來，點著喬舒的腦門道：「妳可別再闖禍了，讓我多活幾年吧祖宗！」

「舒兒自是希望您能長命百歲。」喬舒笑咪咪地遞給她一盞茶，軟語哄著。蘇氏喝了口茶，覺得胸口滯澀的氣順了許多。她緩了緩，正色道：「無論是否事出有因，就算妳真的沒有錯，都不可因為祖母罰了妳就心存怨懟，妳祖母總是希望妳好的，可不能傷了她老人家的心。」

「我知道的。」喬舒一口應道：「家有一老如有一寶，我哄祖母還來不及呢。」

「這話說得對。」蘇氏拍著乖女兒的手，眼睛都笑彎了，「咱們家可有兩寶呢！」

「呀！」喬舒猛地站了起來，「差點兒把祖父給忘了！」

她領著丫鬟一陣風似的進了內室，等再出來的時候已經變成了一名俊俏的小公子，兩個水靈靈的丫鬟也喬裝成了小廝。

蘇氏見了一口茶險些噴出來，「小祖宗，妳又要幹麼去？」

「我去給祖父買點心。」

「這點事叫下人去就行了，妳何必親自跑這一趟？」

「昨兒我連累祖父睡了書房，叫下人去買怎麼能代表我的誠意？」喬舒晃著蘇氏的胳膊撒著嬌，指了指身後的兩個丫鬟道：「有司橘和司桃跟著，您就放心吧！」

蘇氏看了一眼她身後眉宇間帶著英氣的兩個丫鬟，思忖良久才勉強點頭。這兩個丫鬟是侯爺親自挑選訓練的練家子，有她們保護也出不了岔子。

喬舒見母親同意了，樂呵呵地展開扇子風流倜儻地搖了搖，轉身就出了院子。

蘇氏看著寶貝疙瘩高興的樣子搖了搖頭，她怎麼就生了這麼個皮猴兒？

喬舒帶著丫鬟直奔燕京最大的點心鋪子——萬酥齋。

這家的點心花樣俱全，就連各地的特產都做的十分正宗，往日這個時辰正是大排長龍，今日不知為何卻冷清得很。

喬舒起初以為有貴客清場，可她站在店門口看了看覺得有些奇怪，沒掛紅牌子啊……

燕京的店鋪有個人盡皆知的規矩，只要門上掛了紅牌子就說明有人包了店，喬舒又仔細確認了一遍，確確實實沒掛牌子。

她掬著扇子心花怒放，「司橘，妳說今天我是不是太走運了些？居然不用排隊！」司橘性子穩重少言，聽了喬舒的話也只是點了點頭。

「其實……您本來也沒排過隊。」從小跟個話癆似的司桃沒忍住，小聲嘟囔了一句。

喬舒臉上笑容一滯，收起扇子回身敲了敲她的頭，「妳這個月的零嘴兒沒了！」說罷大步進了萬酥齋。

「別呀！我錯了小……我錯了少爺！」司桃扁了扁嘴，委屈巴巴地跟了上去。

主僕三人還沒進去，就有個夥計把她們攔在外面。

那夥計掃了三人一眼，雖然喬舒身上的衣服料子精緻華貴，但看著眼生，京中貴人他見過七七八八，眼前的人最多也就是個家中富裕的少爺，跟裡面那位可沒得比，那可是成王最寵愛的侍妾。

成王是什麼人？那可是先皇的幼弟，當今陛下的叔叔啊！

夥計昂起頭道：「店被人包了。」

「被人包了？可是你沒掛牌子呀。」喬舒眼巴巴地往裡面看了兩眼覺得有些可惜，買不到祖父喜歡的核桃酥了。

夥計下意識摸了摸腰間，只見牌子在自己身上好好掛著，心裡頓時一慌。

糟了！忘掛牌子了，掌櫃的肯定要扣我工錢！

「小張，什麼事？」一個聲音寬厚的男聲從店裡傳了出來。

一聽見掌櫃的聲音，夥計急得額上全是汗珠，慌張之下他居然一把將牌子扔到喬舒腳邊，氣急敗壞地說：「這位少爺，您不能私自把牌子摘下來啊！我不是告訴過您店裡有貴客嗎？」

喬舒被他一連串動作驚得一愣一愣的，沒等她反應過來怎麼回事，一個挺著大肚子，臉上十分和氣的中年男子走了出來。

「掌櫃的，這不知是誰家的少爺非要進來買點心，還把我掛好的牌子扔在地上。」

夥計語速飛快，一臉的義憤填膺。

「胡說！明明是你把牌子扔在我們少爺腳邊的！」司桃皺著眉反駁。

她從小就跟在喬舒身邊，喬家先祖是大齊的開國功臣，四位老爺和幾位少爺都受到皇上器重，自家小姐走到哪都是被人捧著的，何時見過這等無賴？

「我、我哪裡胡說了！」夥計臉都憋紅了，「你們可別仗著家裡有錢就欺負我這個小老百姓！」

喬舒看著那夥計一臉委屈的樣子，突然就笑了。

「好苗子，不去唱戲真是可惜了，看在這齣戲還算精彩的分兒上，少爺我不跟你計較。」她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接著展開扇子搖了搖，不以為意地轉身就走，

「走吧，去古香記瞧瞧。」

「何人在此喧嘩，驚著我家姨娘可如何是好？」一個尖利的女聲傳來，「前面那個穿藍衣服的，你別走！」

喬舒低頭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衣服，瞥了眼司橘，「說我呢？」

司橘沉默著點了點頭。

喬舒回頭仰視著站在臺階上那位丫鬟打扮，十分不屑地看著自己的人，「有事？」

那丫鬟上下打量了喬舒幾眼，尖細的聲音挑得極高，「你把我家姨娘給驚著了還想走？」

喬舒想著可能確實吵到人了，便十分好脾氣地笑了笑，「是我對不住妳家姨娘，這樣吧，妳家姨娘今兒的點心銀子我給了，就當是賠禮道歉。」

「誰稀罕你那幾個銀子，我家姨娘從沒受過這種委屈，你幾個銀子就想打發了？想得美！」那丫鬟翻了個白眼，擺出一副寬宏大量的模樣，「看在你年紀小不懂

事，給我家姨娘磕個頭就饒了你。」

喬舒聞言都氣笑了，她冷哼一聲道：「怎麼？妳家姨娘是屬兔子的，膽子這麼小，我在門外說幾句話就能驚著她了？」

「我家姨娘身子嬌貴……」

「這麼嬌貴出什麼門兒啊，大街上這麼多人，可別把妳家姨娘驚得暈過去！」司桃撇了撇嘴嘲諷道。

站在一邊的掌櫃的後背都濕了，「這位少爺，您可少說兩句吧，這裡面的人您可得罪不起！」

他擦了擦額上的汗珠，轉頭打著圓場，「琪兒姑娘，這位少爺也誠心道歉了，您就……」

琪兒氣急敗壞地朝著掌櫃的啐了一口，「滾開！你算個什麼東西！」

「說不過人家就朝掌櫃的撒氣，什麼玩意兒？」司桃嘖了一聲，很看不慣這種狗仗人勢的人。

「讓妳教訓人怎麼教訓了這麼半天？」

一道嬌氣的聲音響起，只見一個穿著桃紅色衣裙的女子款款走出，她素手輕抬，慵懶地摸了摸耳垂，舉手投足間散發著嫵媚風情。

女子抬起眼皮，看了眼把玩著扇墜子的喬舒，輕笑出聲，「琪兒越發無用了，這麼個毛頭小子都擺平不了。」

「姨娘，不是琪兒無用，實在是太過囂張，說您是屬兔子的膽兒小，就應該在家窩著，少出來丟人現眼。」琪兒忿忿不平地告了通狀。

女子臉色一變，顫著手指向喬舒，「沒教養的東西！也不知你家長輩是如何教你的，看你這樣就知道你家也不是什麼好東西！」

這下喬舒不樂意了，她是祖父祖母親自教養長大，容不得別人說他們半點不好。她本因為剛受了罰不欲惹事，想著早些買完點心回去孝敬祖父，沒想到自己的一再退讓卻讓人騎到頭上了！

「司橘司桃，給我掌嘴！」

「是！」

司桃牽制住琪兒，司橘一個箭步衝到清綺面前，抬手就是兩個耳光。

不遠處的茶樓二樓臨窗的位子有一個紫衣男子剛剛坐下，就發現對面點心鋪子被打的女子是個熟人，饒有興致地盯著束手而立的喬舒，一眼便看出了那是個女子。他笑了笑，左眼下的淚痣也跟著動了動，一雙好看的桃花眼更是勾魂攝魄，這是誰家小姐？也真夠囂張跋扈的。

「主子您看……」

「那是成王叔的女人，我可不管。」男子說著站起身來瀟灑地走了。

當他策馬而過時不知不覺又看了一眼氣得眉毛都豎起來的喬舒，想著娶媳婦可不能娶這樣的。

清綺冷不丁被人劈頭蓋臉打了兩巴掌有些發懵，她捂著紅腫的臉，一時之間不知該作何反應。

「繼續，我沒讓妳停！」喬舒怒道。

「大膽！我們姨娘可是成王最寵愛的侍妾，你們不要命了！」琪兒尖叫道。

「這樣啊……」喬舒下巴抵著扇子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

「怎麼樣？怕了吧？」琪兒又得意了。

「司橘，妳打完了親自送她回成王府，她這般嬌貴，要是有個三長兩短的我可說不清。」喬舒朝司桃揮了揮手示意她過來，剛轉身沒走幾步又折回來，「掌櫃的，給我包兩斤核桃酥！」

掌櫃的聽了連忙應下，這位少爺連成王寵妾都不怕，想必是個深藏不露的！接過核桃酥的喬舒臉上這才露出笑來，轉身大搖大擺地走了。

「祖父！這是舒兒特意上街給您買的核桃酥！」喬舒笑咪咪地把手中的東西遞上去。

鎮遠侯喬光復看著笑得甜甜的小孫女，心裡就跟喝了蜜似的，他點了點喬舒的鼻尖兒寵溺地說：「舒兒真乖，昨兒個祖父沒白睡書房。」

喬舒狗腿地給祖父沏了杯茶，「祖父您喝茶！」

鎮遠侯微微眯了眯眼，看著異常殷勤的小孫女捋了捋鬍子，「說吧，是不是又闖禍了？」

「沒有……」喬舒小聲哼唧了一聲。

「真沒有？」

喬舒看了看祖父那雙彷彿洞悉一切的眼睛，心虛地垂下頭去，「我把成王寵妾給打了……」

成王府。

「笑話看夠了吧？還不快滾！」琪兒自從跟了清綺，在王府向來是橫著走，從沒受過這委屈。

「閉嘴。」清綺瞪了她一眼，轉頭朝司橘笑了笑，「下人無狀，讓你見笑了。」被打幾巴掌她頭腦也清醒了不少，那位少爺明知自己是成王寵妾卻沒有絲毫慌張害怕，想必身分極高才沒有把自己放在眼裡，這種人不能明著得罪。

可是清綺越想越憋屈，再怎麼說她也是成王的寵妾，平日裡出去都是被各家夫人小姐殷勤奉承著的，今天竟然在大庭廣眾之下挨了打，傳出去她的面子往哪兒擱？她眼中的陰狠一閃而過，面上卻是和氣地道：「我身子不好，打小就患有心疾，今日也是我的丫鬟過於緊張才與你家少爺發生口角，如今也算是不打不相識……」

「我已經完成我家少爺的吩咐，就不陪姨娘閒聊了。」司橘十分乾脆俐落地打斷清綺的話，轉身就要走。

在一旁侍奉的丫鬟婆子見一個不知道哪裡來的小廝居然沒給清綺留面子，不禁都存了幾分看戲的心思。

自從清綺得了勢可沒少在王府裡作威作福，如今她吃癩大家自然是樂見其成的。

清綺看著周圍人幸災樂禍的目光，氣得捏緊了手中的帕子，看向司橘的眼神更多了幾分毒辣。

走著瞧，我不會輕易放過你們！

「王爺到！」

清綺一聽這話，什麼恨啊氣啊全都拋諸腦後，激動地直接站了起來，歡喜得連臉都不覺得疼了。

琪兒見她要迎上去趕忙把人攔下，低聲提醒道：「姨娘，您的臉！」

清綺抬手輕輕碰了碰臉頰，火辣辣的感覺傳來，對喬舒的恨意瞬間又多了一層。說話間，成王齊湛已經邁進了屋內，他端坐在椅子上掃了一眼四周，看著清綺以絹遮面，不由皺了皺眉，「怎麼了？」

琪兒見王爺來給主子撐腰了，忙跪在地上哭訴，末了還加了一句，「他們也太不把王爺您放在眼裡了，這不是明擺著打您的臉嗎？」

「都是誤會罷了，或許是那位少爺被人攔在店外，心中有了火氣……」清綺聲音帶著哭腔，楚楚可憐地看著齊湛。

齊湛聽了之後一言未發，抿了口茶看向一邊還沒來得及離開的司橘，深邃的眸子帶了一絲笑意，「妳不為妳家小姐辯駁幾句？」

小姐？

清綺一臉懵地看著司橘，接著意識到什麼，一雙眼睛好似能噴出火來，原來打她的是個小丫頭片子，定是想用這種手段贏得王爺的注意！

司橘沒想到自家主子身分會被揭穿，面上有些尷尬，「這位姨娘不是已經說了，都是誤會，都是誤會。」

齊湛看著眼前的小丫頭，勾了勾唇角，「妳家小姐能養出妳這麼能說善辯的丫頭，倒也是個妙人兒。」

清綺詫異地看著齊湛，怔怔地喚了聲，「王爺您莫不是……」

齊湛淡淡地掃了她一眼。

清綺渾身一抖，識相地閉上了嘴。

「既然說開了都是誤會，妳便向妳家小姐覆命去吧。」

司橘鬆了一口氣，規規矩矩地行了禮，飛也似的離開了成王府。

「派人跟著。」齊湛面上冷冷的，看不出什麼表情，「除清綺外全都退下。」

「是。」

清綺跪在地上，心裡直打鼓。

齊湛看著眼前這個外表美麗卻蠢得沒眼看的女人有些無語，他伸手勾起她的下巴，打量著她那雙攝人的眸子，「沒把握贏就別去招惹，本王覺得丟人。」

清綺仰著頭半點不敢動，說話的聲音微弱如蚊蚋，「懂、懂了。」

「還有，別仗著本王暫且用得著妳就肆意妄為，再有下次本王不介意換個女人。」

齊湛說罷將她甩在一邊，掏出帕子嫌惡地擦了擦手扔在她旁邊，起身走了出去。清綺出了一身冷汗癱軟在地上，她盯著那個皺巴巴的帕子出神，心中滿是屈辱，因為只有她自己知道，她這個「寵妾」只是王爺應付外人的幌子罷了，王爺從來

沒碰過她。

Crescent